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閩門秘術 第四十七回 拜奏折批定名罪 建牌坊表揚貞節

話說包公將劉知府罵了幾句，叫人將湯德元傳上堂來。兩旁答應了一聲。果然片刻之際，已將湯德元傳到，當住案前立下。

包公向劉知府道：「你說湯德元已死，為什麼還在此地？」劉知府見了如此光景，真不知湯德元到底從何處而來。只得兩眼呆呆兒的望住欽差。欽差笑道：「若不是這禁卒弄弊，豈不是誤了人命！」說了，就將救湯德元之人喊將上來，賞了他五兩銀子，仍將湯德元送回。

原來湯德元在倉房內聽說李大椿放了欽差，來到大同理結這個案子，心下已是分歡悅，只恐怕自己裝死過的，公事上不好說，自己不得露面了。一人正在那裡想不出主意來之際，卻因兆璧弟兄已由大椿救了出牢，打發轎子送他回來，即吩咐他兩人，隨將湯德元帶入城中，以便明日早堂出來露露臉，好叫眾人知他未死，故今日包公復行問訊，是專為此事。不然。也就拜折復命了。此刻，各事已竣，仍叫劉知府帶回，聽候復訊。一面移文到巡撫，說劉用賓貪緣權貴、辦事糊塗，著於遇省中揀員候補。不多幾天，自有新任來接手。這且不表。

包公於各官去後，就與大椿將這案細情敘成奏稿，說葉槐教子不嚴，武斷鄉曲，陷害良民，強娶有夫之女，著將葉槐革職，其子開泰充三千里遇救不援；王瑤刁唆犯法，買盜扳人，所有開泰惡跡皆是他一人的主謀，擬了個斬監候；洪鵬程與劉用賓皆縱容貴權，聽斷徇情，兩人一並革職；夏均祥嫌貧愛富，凡事同謀，理宜充三千擬罪，因該父夏國華為官清正，且家有老母，著從輕發往軍營效力。夏國華前被葉槐誣告，仍著開復原官。華兆璧弟兄無辜受辱，著賞給花紅銀緞，以示矜恤。

兩人將稿擬定，到了第三日，在行轅拜折，進京聽候旨意。未了包公又請了三月假，繞道家鄉掃墓。這個折子發後，大椿因這幾天公事未清，故未回去。此刻各事已竣，先叫人回去送信。次日一早。穿了朝服，用了狀元及第與欽差大臣的全銜執事，先與包公各到衙門回拜，然後又到各處紳士以及同年同鄉人家拜會。忙了一天，第二天方能坐轎望湯家鎮而來。

此時，府縣官見是榮歸府第，個個前來恭送。到了上午的時候，已經到鎮。早有辦差的家人走上來道：「府官大老爺已經代欽差大人揀好了公館，特來啟上老爺得知。請大人示下。」

大椿聽見如此，知道是劉知府格外恭敬，無奈全不領情。當時叫辦差的人退去，所有公館一切鋪陳的物件，全行帶回。自己仍叫轎夫到湯府門首下轎。

到了裡面，早有湯德元與兩個兒子湯俊、湯傑以及華氏弟兄各皆迎了出來。各人皆悲喜交加。到了裡面，華太太與湯太太以及他的母親皆在屋中盼望。他一人堂中，先叫家人在家神主祖先面前點了香燭。自己行禮已竣，隨即將主上的誥封請了出來，設了香案。先代李太太叩了四個頭，然後起來，請李太太換服。又將聖旨獎慰他母親的苦節，並封賜建坊的聖旨念了一遍，李太太授了誥封，也就於香案之前望闕謝恩。方才大椿望住湯德元等人行禮，一直到兆璧兄弟，皆是一一見禮已畢，各人又代他道了喜。

鬧了一刻工夫，只見湯德元說道：「不是賢姪今日榮歸來理這冤情，老夫是不能再見天日了！」

兆璧與華太太也說道：「虧他如此，又與包公亦皆如此的好心，實為古今少有見，可感可敬。」

大椿道：「這不是小姪的作為，還是老伯與小弟伯母等提拔照應之恩。不然，小姪也不能如此發達。」

眾人又謙遜了一回，問他如何回奏復命。大椿又說了一追，個個皆知道，已辦了那均祥了。

大椿道：「不是小姪辦不明，只因有個原故，夏國華乃是我的恩人，前次若不是他用應，那縣試我就考不成了。若此刻均祥定了重罪，他家就要絕後代了。雖然罪不容誅，只因夏國華面上，故爾如此從輕辦了。二來隨後也叫兆琨兄弟好與他見。」

眾人不解此話，忙問是何原故？大椿乃就把瑤雲逃走，半路遇盜後，在白漁村被救，現在瑤雲仍居住包大人家中的話說了一回。這句話連大椿先前也不曉得，因昨日包公拜折之時，與大椿說了方才知道。眾人個個稱贊瑤雲是一個女中丈夫，全不嫌貧愛富。華夫人與兆琨聽見了此話，也分的欣悅。大家正在後堂談論之際，只聽外面鑼聲響亮，吆喝一聲向門口而來。早有一個家人匆匆進來說，包大人與城內各官皆來道宮。

大椿聽見，忙的來至大堂上迎接。恰巧湯德元曉得他回來，總有地方官來家拜會，已於前幾日將家中客堂收拾得齊齊整整。

此時，大椿趕忙出去。只見包公在前，隨後就是劉知府、王雲路，各人皆已進來。到了廳上，見禮已竣，皆道：「令堂太太多年的苦節，受了誥命，自應前來道喜！」

當時，叫大椿去請太太出堂受賀，大椿再三擋駕，然後獻菜。湯德元見時候已經不早，隨即令人設上酒席。眾人人座，包公叫大椿選了建坊的日期，說聖命在身，不能久延，趁此將這事辦了，仍要回京供職。

大椿因自己尚無產業房地，只得在父親墳上揀了一塊寬闊地方，與鄉人買下，復行將他祖墳先自修好，揀定了本月二日的日子，建坊入祠。

此刻，各官在湯家飲酒。看看天色將晚，不及回城，卻好劉知府代大椿揀了一座公館，在此鎮上，離他家不遠，就請包公與眾人住了一宿。

大椿次日一早，又親自帶了湯德元與兆璧弟兄前去叩謝了一回。包公方與各官回城，端候二日建了坊之後，就與大椿一同起馬回京，繞道山西原籍掃墓。

光陰易過。不多幾日，已交二日日子。這天，闔城官員上自包公，下至捕役，皆到鎮上，見李家建坊，口裡皆稱他車馬盈門，衣冠滿室。大椿先到墳上看匠人格坊豎好，然後上了聖旨碑，設了香案行禮，隨即又排了全副執事，將旌表的牌位設在亭前。鼓樂喧天，開鑼喝道。由鎮上抬進城來，送入縣學節孝祠內。所有各官親自恭送，忙忙碌碌的又是幾天。

大椿等家事辦了，方與包公定了二日六日啟程，回京供職。

此時，湯德元見大椿已經發達，擬將蕙微與他為妻。

只因自己仍是一個老儒，兩個兒子又不肯上進唸書，怕說出口李太太不肯，反難為請。只得先與華太太商議。

華太太道：「此事不難，我看他倒不是勢利兩字中的人，而且你我兩家皆有前情，李太太未有不允的。」到了建坊之後，華太太就來至湯家，明說代李太太道賀，順便就將湯德元的意思告知了李太太。李太太隨即把大椿減去，說了這話。母子二人皆謂受思甚重，既是湯伯伯如此好意，只好遵命是了。

華太太聽見了此話，也是歡喜，說道：「急急完姻也來不及，先行定下，等進京之後，放了外官，那時再行迎娶。」當即回信湯德元夫婦，大家莫不情願歡喜，就於二日五日那天行聘。請了於德全同方正中的父親二人為媒。到了二日六日早上，大椿方要告辭，眾人預備入城，同包大人一齊進京。那知尚未啟程，早有一個差官匆匆的跑進門來說，聖旨下來，包大人快請李欽差趕速前去接旨。大椿一聽，那敢怠慢，只得穿了朝服，飛轎入城。

到了行轅，香案已經擺好，專等他來行禮宣讀。包公見他已到，也就不再擔延，忙的叩了頭，二人跪在地下，恭聽宣官讀完，二人站起身來，將聖旨收了過去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